

T9299/114.2

6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徵兆門

符兆類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為

十二枚以象厭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出小
說

字兆

漢岑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為客刺蜀龐統遇落鳳

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為馬燧斬首宋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
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
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兩在
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黃之蓋棺像也後
俱如言

年號改名

漢獻帝禪位之歲改元延康蜀後主亡國之歲改元
炎興晉愍帝卽位之歲改建業郡爲建康郡宣和
間朝廷謂端明殿非本朝殿改官制曰延康殿學
士靖康二年高宗卽位法東漢中興建武之號改

曰建炎巳酉歲駐蹕江寧府以江寧昔號建康與
藩邸王封符合高宗舊改名曰建康府三者皆出
一時所見而不知乃前代季末之稱也故識者憂
之

火井先兆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
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卽
滅其年蜀併于魏異

白虎使者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叩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

身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幕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尺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中幕世絕者元帝渡江都建業

獨異志

地鵠之祥

吳人張承時乘輕舸于江浦忽見白地鵠長三丈騰入舟中祝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索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鄰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鵠聳翮入雲承因筮之筮者曰吉祥鵠是延年之物從

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劍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游於塚上白鵠翔乎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名為白鵠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地鵠之祥也

出王子年拾遺

嘉禾

晉懷帝諱熾字豐度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太康中望氣云豫章有天子氣其改豫章王為皇太子光熙元年在位改為永嘉

古錫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出談藪

齊雲省主

陳主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鄴都將亡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

桃葉謠

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大軍迎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

陳主亡徵

陳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至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画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識者以爲獨足盖指陳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火德草得火而灰及至長安與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向水開或言陳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亦敗亡之徵

童謠先兆

陳主字秀元小名黃奴陳宣帝長子也以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於邙山初梁末童謠曰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死齊之群臣以謠白于齊文宣曰僧辯本乘巴馬擊侯景馬上卽王字也塵陳字也文宣問其皂莢或謂莢者能知旣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羝羊角爲皂莢卽隋氏姓也

阿婆面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每相狎侮神堯面皺帝於衆中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以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賀神堯不喻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

是李爲再造之徵也

武士護碑兆

贊皇公曰予昔爲太原從事觀公牘中汶水縣解牒
武士護墓前有碑元和年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
有武字凡十處皆鐫去之其碑高大于太華岳碑
且非人力拔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

襟上馬字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
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裙天然鮮艷惟襟上色
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鬼

之變血污衣裙與紅雨無二上其傷之

致虛閣
雜記

蜀神遷移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上巳日與賓客將校具舟楫游
于江都人縱觀賓從肅如忽聞下流有絲竹笑語
聲俄見樓船蔽江旌戈紛曜沂流而過圓令訪問
隨行數里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
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
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

集異
記

堤上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

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
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
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
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後自黔
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劉希夷詩兆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
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構思逾時又曰年
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
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蝦蟆見拜相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
將夕有蝦蟆大如瓮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井激投瓦

李揆初授新州將拜相井中漲水忽深尺餘鄭綱相
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
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
歸招國將入室蟾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
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翊日拜相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柳州司馬久之
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
有鵲噪于庭吾伏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
鵲既飛去墮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
職

梟鳴之祥

唐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
唾之文成云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
門矣出國史
異纂

怪集反捷

朝野僉載帝顓舉進士時貧窶甚有帚光者待以宗
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沍報光成
名者絡繹而顓畧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
來集壞牖竹上顓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
所恨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顓已登第然
則鵬止梟鳴果不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
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
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
用之物悉自變常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

向爐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為人禍也

巾棺兆禍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為黃巢之日月明年兩京沒馬議者尤之初制巾首輒先斫木為樣所謂棺者先是數年內官競新其樣命工人斫為之中尉輒呼曰斫兩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兩長官頭他皆類此又京城小兒十數為群折蒿剪楮率成槍旆各各相向如臨陣敵至是悉驗云

金龜堂

朱梁許州節度使温韜於衙城濠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后主敕於苑內鑿池養之及構堂洪敞號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賜名全忠之兆

梁太祖統四鎮名温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不可近臣亦

和史彙編
奏上方悔焉敕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二
帝建號是時四分天下梁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甲子歌

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間又
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有大軍於太原南
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城下王師敗
績至十一月虜遣蕃軍送晉祖入洛陽卽胡虜亂
中原之應也

晉高祖王兆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西閔伐木

爲柵破一大木木中硃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
思安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
珍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
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謂丙申之
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
左右卽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卽申字也
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替元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丫髻小
兒由是無問貴賤之家係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

識曰小兒替元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卽替元首也

火輪小兒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頓感曰禍起不久矣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輪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

相指旣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旣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旣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旣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豈聖朝火德之兆乎

閩音東鹿之識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人言音詭異呼兩浙爲東鹿亦不詳其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疆不可屬東鹿去後鈞遇害子又去國弟延曦亦遇害國至李達乞內附果符歸我

閩亡之兆

閩王審知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時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數面鼓之鳴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子延曦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獲餘根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下其年延曦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周仲明

孟知祥寢疾命子昶監國趙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夢

禽徵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群臣議曰聖躬本命屬兔鷹兔甚是相刑雖貢二物非以爲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瘳敕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禿鷲颺於摩訶池上顧太尉曼時爲小臣直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咏之曰

昔日曾看端鳥圖萬般祥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怪鳧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鷲之徵也

兔上金床

蜀主建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卽帝位忽有兔子上金床之讖遂以金飾所座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踞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後至卯年果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孟入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召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音訛爲孟入得蔭一籌其後孟盡得西蜀之地乃僭大號洎于昶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孟蜀先兆

僞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墻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

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基構華麗侔於宮中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

出王氏見聞

畫門預兆

蜀人質錢取息將徙居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趙太祖始克之梟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

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

薛老峰

福州地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二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有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桑生木人

烈祖末年溧水天興縣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具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撥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大驚異迎

事宮中其徒因誇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喪不三月烈祖殂

陸游南唐書

南唐亡國識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爲念家山破其識可知矣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誦江南蓋李氏將亡雖聰明睿知不能無感其凄然之怨于今之音尚在焉

命官協夢

後主嗣服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洎己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蓋陰數先定也

搜珠

後梁王宮中作珠簾敕京師市井珠戶內外之家搜索將盡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猶有匿者爲鄰僧所首繫於狴犴僧寺晝閉有人於寺中請僧齋闍者曰敕正搜珠急孰當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宋州官家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粗布衣裹青巾草屨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叱之曰何人也荅曰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荅曰在宋州尋白于諸相咸曰此狂人耳不須奏恐累諸家守衛等官事非細爾乃寢因令逐之出外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宋州官家是天數已睽之也

古籤先兆

盧多遜方州角其父攜就雲陽觀小學與群兒見廢

壇上有古籤一筒兢往抽之爲戲多遜尚未識字抽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頓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島客父見之頗意以爲吉兆迨作相與秦王事故敗因遣堂吏趙白遂竄南荒卒于朱崖年五十二

神告帝統

真宗朝嘗開龍圖閣宣示瑞物內有三石同日神告帝統石其綠石而丹文者二一曰君王萬歲一曰趙二十一帝乃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州夾江縣民王諧得之于靈仙洞石匣中墨石而白文者一

其文曰誌公記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出趙號
太平二十一帝敬誌醮潛山九天司命真君永安
社稷乃太平興國七年三月舒州懷寧縣民柯萼
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土牛升廳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邇縣吏納
土牛偶人于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爲人所損
遂移廳事之左邊程出視事怪之問卒曰恐人污
損故置于此程笑曰農夫牧豎豈可升廳事兆見
于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迂論至甲午歲

果有村民竊入據城人始服其理識

昭陵兆變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
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劉生遭遇

宰相丁謂在中書日因於私第召賓客言江南李國
主鍾愛一女選奇表殊才有門第壻執政言洪州
劉生爲本郡參謀兼富文藝可以塞選國主大喜
成禮授少卿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中未
周歲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

生之面敕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却送還洪州
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因笑曰其它日亦不失
作劉生某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半載果有朱厓
之行田宅籍沒子孫南去匹馬數僕宛如未第之
日

天門開

王文正公遺事公兒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
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
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
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見天象

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
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
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
章輔至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密記之詩藏其曾孫
益孺處用小粉牋字體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
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
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矣天道遠矣
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南岩星識

陳堯叟閬中人城南錦屏山有南岩台星現識云雲

南岩星明必應狀元生後若是再現重看第一名
光祿卿省華三子俱讀書於此台星岩上有人刻
三相字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云孟
堯叟及第官至右僕射仲堯佐亦進士第太子太
師李堯咨亦及第官信武軍節度使

曹門識

宋天聖明道間鬻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卽曰曹門好
物之高大者卽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門女
孫爲后

祝板亭名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政時館中進
所校對祝板凡九每板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
子臣某舊例御書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新作
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署亭已而悟乃英宗
名也改之曰迎旭亭神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
迎照亭皆默符英宗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
天命符瑞預驗哉

御座石字

宋治平中福寧殿御座下地微陷治之復然掘之深
丈餘得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祇應有曉

仙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其後屢
經申酉皆無它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未
四月二帝北狩高宗即位于南京巳而駐蹕維揚
命宗澤留守東京澤歿杜克代之京城賴以保全
至巳酉春金人牧淮甸大駕南渡召杜克赴行在
東京遂不復守天書至是方驗云野史植杖間談
民言先兆

宋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豫罷朝外
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
中外益疑四年正月北使西番在館民間私相語

云上巳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哀耳時上雖大漸
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胗是日北客方出果呼班宣
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言何不祥也

池水沸止

英宗神宗之末當宁巳有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不
巳神宗臨水殿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
過者池沸輒遽止莫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
是為哲宗哲宗元符時鄧王夢祈嗣于泰州徐先
生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巳降
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大書吉人二字上之時

尚未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爲太上皇御名也

金帶圍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荆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

明日酒半折花各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三事皆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涖在京師送人人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

妖讖之言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爲纈帛有徧地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錄議者謂桃者

種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
三
遜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寨也錄者戮也蔡京神
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宇旁一點筆勢
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鏗侵王豈
吾教之福哉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
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
或以爲靈素前知金狄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
其實亦妖言也

女真之識

政和中袁禔爲敕教坊判官製撰文字一日爲蔡京
撰傳言玉女詞有淺淡梳裝愛學女真之語上見

之改女真二字爲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
真盟於海上

瑋蓬歌椅竿詩

宣和初收復燕山餘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蓬歌每扣
鼓和瑋蓬之音爲節舞人無不喜其聲而效之者
其歌曰瑋蓬蓬外頭花花裡頭空但看明年正二
月滿城不見主人翁詞本虜讖故京中不禁然次
年正月二聖北狩又其伎有數丈高竿繫椅于杪
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尖刃所圍小棘坑中無
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

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
此亦虜讖而召禍可怪哉

宣和犬吠

宣和五年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舉
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人聲每深夜獨行附
近察遠清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以爲異及靖康
末虜犯京師都人始悟其兆晉書載廬江何氏家
忽聞地中有犬聲并得雌雄二雛後里中猶爲蠻
夷所沒况此聲舉城之多耶

曲讖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
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玲
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後
曲變繁聲皆曰人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
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
讖深可畏哉

瑶仙殿字

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瑶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
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巨木又摧傾始不可
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

吉人巨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
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宣和七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圍城時有一黃衣自稱鬼郎中送書
與寶籙宮徐知宮黃衣人不知所在

東明先兆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画
者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
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
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突至蔡前云毛女有書
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

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老蔡
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長沙呂乘間問蔡云
高明遠識洞鑿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
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幸可以免徐神翁自海陵
到京師蔡謂徐云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
定徐云天上方多遣魔君託生人間作壞世界蔡
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燕巢

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匹練戶悉內向
數年遂登庸焉

金狄

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國陷中原以金國爲號正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于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識

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倡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于小樓夜月如晝兩燭結花粲然若連珠孫倡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爲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爲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寘于卓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卽操筆作浣溪沙一闋曰草

草盃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奇
 新黛淺波嬌情脉脉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
 屬閒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
 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
 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秋
 正半廣寒宮殿葱葱姮娥相對曲闌東雲梯知不
 遠平步揖天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
 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
 不偶

鍾彥昭神句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長於詞賦紹興己卯之春讀
 書窓下過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霖作商
 岩雨董萊舜殿風誦至再啟戶視之無人焉以為
 神物所告謹志於策至秋試以膏澤多豐年為詩
 題鍾押豐字韻用此二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
 節稱歎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巍級唐
 雲溪友議載錢起夜宿客舍聞人吟於庭中曰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及就試日作湘靈鼓瑟詩
 用為末聯禮部侍郎李麟謂之絕唱遂擢第甚相
 類也鍾以次年一舉登科然僅得改秩而卒

右二事

德一吉
南說

熊爲火災

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至江巖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蹈曰熊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趙笑不以爲然果延燒官民房舍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建炎佳兆

高宗建炎元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渡錢唐至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進秩三等是行雖涉往返然天下是此大定不衰卽善俊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捷之祥一也

臨安雷聲

淳熙辛丑春平江黃景祥來臨安赴特恩試寓於天井街與其子子由同處一樓子由旣預貢闈正奏名矣二月旣望雷聲轟然起震動樓居景祥呼僕起移置籠篋於隱處防雨且至僕曰未雨先雷不須起也祥不謂然仰視簷前星斗明燠而雷怒不已祥語子由曰雷威氣燄可畏如此豈非欲擊樓

中之人乎吾自揣平生父子無大過惡天必洞鑒
遂掩戶而坐天且曉主人邸衆皆駭怖問曰樓頭
昨夕無事乎曰無之衆曰然則雷聲何謂環樓而
不去也是夕復爾邸客多有徙避它舍凡五夜乃
息未幾子由廷對爲第一人始悟其魁兆先見者
景祥得官調永州祁陽主簿

石移

穹窿山在吳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
歸一夕聞有風聲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
淳熙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

餘干樓牌

餘干縣治之南有二樓前曰鼓樓後曰敕書樓後樓
牌縣宰杜師旦所書乾道初敕字左畔有黃蜂結
窠頗高邑人言此吉兆也吾邑當出貴人或士子
巍掇科第者是時趙子直家居縣市方赴省試已
而大廷唱名爲第一後三十年紹熙甲寅復見一
窠綴於方字之上人又益喜趙公遂拜相次年春
窠忽爲人觸墮不踰月趙罷歸是三者豈皆偶然
耶

宋齊丘修啟

宋齊丘爲儒日修啟投姚洞天畧云城上之鳴鳴曉
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
如干懇萬端無奈飢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
亡後果如其言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好事者采東坡詩一年
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
惟陳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園獨標曰一年好
處頗爲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丐外爲江東
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識云然韓退之

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
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難專以
歸橙橘也

胡邦彥詩識

黃師憲魁省闈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修官點檢試
卷得其程文黃袖啟謝之有欲治之主不世出大
名之下難久居之語胡雖賞其駢麗精切而訝難
久居之句爲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黃致子魚紅
酒爲餉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丙穴一餅女酒
敵新州自言以子對女丙對新爲工蓋新興酒絕

佳聞人重之故形於詩句未幾胡再謫新州黃亦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皆先識也耶

天裂

宋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閩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軍馬旗幟無數始馬皆紅旗繼而皆黑旗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傀儡詩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画船花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置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馬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

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卽承命一絕云脚踏
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去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
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
作

服妖

宋逆亮末年自製尖鞞頭極長銳云便于韜而足指
所不及謂之沒頭下鞞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
所戕於江上

明字兆

金人克遼滅宋都燕山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

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
島卽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宗所營
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爲蕭太后梳粧
樓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妃卽以一
月日邊明爲對今以地方計之臺島卽今萬歲山
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東北隅入元改築城
隍而一月日邊明乃 皇明繼統之兆

伯顏之讖

江北有虫名伯顏渡江而南淮人謂之語曰頭向江
南去不向江北來及北師平江南其帥乃伯顏也

星宿先兆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
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
運除舊 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
己巳熒惑入南斗 車駕北狩

癸甲先生

潘勺字叔治登進士第爲吳興郡都掾後絕意祿仕
徧游天下佳山水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
終之義也後果癸日亡甲日殮

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棟榭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薛嫗吉語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床烹線雞為食問何肉曰鐵雞肉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龍床登基人範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今有薛家窪云

章公瑾博古

章公瑾華亭人手垂過膝能画馬博古好學幅巾鶴氅談論不俗實遜國之遺民也永樂初猶存尚能言往事云彼居在青龍其鄉有翟氏者富傾一郡讌客于堂忽屋棟有水下注如汗主驚疑馬告座客曰諸君能識鑑否時公瑾在座曰請嗅其氣如木氣則有說翟因嗅之果木氣也公瑾曰斯蓋不祥禍且至矣月餘朝廷以豪占籍沒家為蕩然

建文詩識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蔥蔥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文

皇之讖

馬愉胡濙先兆

臨朐縣暑夜有二三居人於河上納涼聞鬼語曰明日午時當有替頭居人相約候之及期舟載五六十人方解纜又一婦求渡舟人納之渡竟亡恙是夜仍納涼其地又聞鬼泣曰我輩好苦一船人又被馬閣老救了明日居人詢之長年舟中無馬姓者惟後來者爲馬融家婦腹有孕豈其是耶後婦產子名愉中宣德丁未狀元正統中爲翰林學士入典內閣

毘陵胡忠安公濙未第時從姑家受徒道經五官堂有巫師夢神告曰宰相早晚過此吾實不安可作墻垣屏之公知之從堂後趨走是夕巫復夢其神曰墻不必作宰相從後行矣公後果登台鼎立朝有聲

名讖偶符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恩之日以起早假寐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

元首之讖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因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而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是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

瑞蓮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周文襄公與郡守况公伯律相與圖遷購地昇平橋東廣袤視昔加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既遷泮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和同

領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為應文襄曰未也鄉薦恐不足當之明年廷試槃狀元及第文襄特立石紀其事于學云

正統童謠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之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譟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邸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謠為有徵矣

魁星圖兆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爲魁星圖題其上云天
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定入手貼於座壁
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溫東仲家出以爲翫
予爲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倚門一兒持此示我
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得失之兆在此矣未
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三元之異

商文毅公輅父爲府吏生之夕知府遙見吏舍有光
翌日問群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
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
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名景泰間仕至兵侍
兼春坊諭德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脈
公命診之云歌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復起入閣尸
書數年致仕

石人灘合

舒芬進賢人縣北二十里有日月湖涸則分爲二漲
則合爲一傍有石人灘古傳有云日月潮明良將
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是歲水泛芬果生後殿試第

梁上墜軸

羅倫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
晚至京師舍館盡爲他人所有覓一晦室塵垢迭
梁掃除間梁上墜下一軸羅素絲箋舒視之模糊
莫辨迺以水浣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欸書報
狀元三字羅懷之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
元也

河清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
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龍飛之兆不偶然
也

山移

吳中城西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徐徐而行已而
疾移時有行道者驚曰山走矣老稚哄然山隨聲
而止次歲丙辰朱玉峰狀元及第謠云山移出狀
元

濰亭潮過

濰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濰亭東四十里又東
百里爲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港抵崑山止
宋淳熙八年辛丑潮越崑山抵濰亭人甚異之適
長州黃子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濰亭出狀元

後三年為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
 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
 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成化辛卯郡守番陽丘
 霽歲暮迎土牛於婁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豚海
 物也潮至隨馬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為賀丘初未
 信明年壬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
 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為後人期也又二十一
 年為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為崑山令八月潮
 過濰亭楊曰潮已過矣奚以問為遂易問為迎明
 年臚唱第一今修撰毛憲清丙辰朱懋忠繼之皆

崑山人也潮凡五至而狀元五人記此更為後來
 者嗣焉有宋咸熙乙丑狀元阮登炳 大明正統
 己未狀元施槃皆蘇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濰亭
 否

塔頽入閣

永樂甲辰泰和大塔頽是年楊文貞公入閣成化乙
 巳小塔頽則尹直入閣諺云歡喜塔倒邑是渾形
 二塔蓋渾之樁杙塔頽則渾行故有人閣之驗雖
 然物之成毀有數士之出處有時豈必相關涉姑
 志之以俟後之智者訂焉

吳文定楊罔鄉

吳文定公寬兒時與群兒戲土地廟書神座曰貶三千里是夕其師夢神訴令徒見譴天曹筆也非公莫解詰且徧問諸徒得其實命滌去復書免貶二字後成化壬辰魁多士歷官吏部侍郎楊罔鄉復長興人少偕諸生迎督學過土地堂戲問笞笞飛梁上不可取怒書神背曰發武陵驛擺站是夜督學夢神乞哀稱楊云云明日詰諸生得之命滌去復夢神來謝夢中問曰彼少年何畏耶曰他日太僕卿也後果然

鳴吻青氣

辛卯歲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鳴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象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

神像垂淚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淚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

見洛陽加藍記

宋靖康元年立春先

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虜見竊錄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于山東未至曲

阜而大聖像面汗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據累朝所賜

見龍福禍

徐謙齋溥家食時坐一小樓見雲際二星官前導二童子持鞭鞭一金龍而過熒光四布人皆以為上瑞公果位至大學士享昇平之福數十年江陰一象家居見二龍聞於所居之旁水湧室搖人為辟易不久坐事破家以死識者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徐公之謂也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富人之謂也所見同而吉凶異者其以是夫

趙宗周說

林公先兆

林見素疾革其所居市中青紅氣起暴雨如注大星墜於邑東山上鷓鴣鳴儒學大成殿三夕而公遂卒鉅貴之亡不偶然也

福州讖語

福州舊有讖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

山鳴

長樂舊有首石山鳴出大魁十羊成市狀元來之讖

至永樂壬辰其山大鳴適二寶太監駐軍十洋街
人物輳集如市其年邑人馬鐸狀元及第戊戌首
石又鳴邑人李騏狀元及第侯官洪塘妙峰山於
萬曆庚寅年大鳴如鍾壬辰年翁正春大魁天下

藍氏魁星

藍濟卿應閩鄉試又買一魁星圖歸濟卿言齒稚得
一試遽有遠望懸之恐為鄉人哂乃藏於匣魁星
遽作鬼鳴乃出而奉之曰若吾子當中式臨場鳴
臨場果鳴又祝曰三場皆鳴則無失解理鳴亦如
之遂中式乙未會試至二月魁星又鳴若舞蹈於

地板上足音跫然已而濟卿捷報至土人云吾鄉
魁星徃徃如是大抵福建山多鬼神最靈下至妖
孽亦與他處異謝太守說

木假山

陳太和伯萬言家有木假山一枚乃其祖所得以其
狀奇巧置于庭一旦化而為石堅重不能舉其文
理猶木形未幾長女被選母天下萬言求名公作
記表之亦瑞徵也

錢行人
薇說

鍋鳴

程公信白公主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為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
後二公相繼為大司馬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徵兆門

夢徵類

總論

夢者靜之動也人之神寤則開寐則闔闔而動焉夢之所由生也其候有六曰正曰反曰習曰想曰因曰疾夢吉而吉夢凶而凶正也夢歌而悲夢泣而喜反也君子夢善小人夢惡習也行人夢歸罪人夢赦想也因馬夢牛因車夢益因也陽盛夢飛陰

盛夢溺疾也武丁之夢傳說出乎正穆子之夢監
牛類乎友孔子之夢周公成於習趙靈之夢吳娃
由於想牧氏所夢旒唯旗者近乎因晉侯之夢二
監疾之所伏也蓋人心至靈然有真有妄有非有
真妄故其夢或徵或無徵或可徵或不必徵就其
所徵者言之若韓琦之捧日呂錡之射月則以象
劉沆之斫頭李迪之剃鬚則以意丁固之夢松則
以字褚淵之夢箸則以數高啟之夢樹則以音是
有徵矣果常徵耶至若夢棺而得官夢糞而得財
役夫夢爲國君尹氏夢爲人僕黃帝夢遊華胥莊

生夢化胡蝶敬兒夢杜樹至夫梁武夢中原納土
公孫疆兆亂於未生元徽報怨於既死漢明夢佛
象於未見之先蔡襄夢道人於方怒之際是可徵
耶不可徵耶恍惚幽眇固有泛然不必徵者矣然
皆思慮所形事機所感故周禮卜人掌三夢之法
而占六夢之吉凶所以嚴省察而資修治非徒然
也文中子謂至人無夢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亦
可卜所學淺深使操存固志氣定則寤皆安而自
無夢矣

四法判夢

釋典以四法判夢一曰無明重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

乘龍繞日

傳說貨爲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龍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高宗以玉帛聘爲阿衡

公孫嬰齊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於貍脰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於貍脰而占之曰余恐

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至莫而卒魏書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乃言之其日而卒左傳聲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吳夫差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餽無氣及覺召群臣言夢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

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為王所殺於是聖至王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大號者宗廟無主炊餽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為越所滅

出越絕書

倉公

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

於診脉

膠葛

馬融

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繡囊

武陵記

王吉

王吉夜夢一螾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螾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螾

成都舊事

夢腸出繞

孫堅母姪堅之時夢腸出遶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

閭門外有白氣護之又授以芳茆一莖童女語曰
 此善祥也必生雄才之子今賜毋以土王於翼軫
 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
 曰所夢童女負毋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
 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迹有白氣者金色也及吳滅
 而晉踐祚夢之徵歟

魏武夢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馬
 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景二帝告以所
 夢並云防理自多無為橫慮帝然之後來害族移

器悉如夢焉

幽明錄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潛
 為祈禱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
 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

說新書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
 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為聖朝所須乃啓顙流涕帝
 有詔授開府便詣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

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代何媿張子房並嘆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嘆曰兩絹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為原和所誅出談

江文通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可見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

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人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自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夢筆

江淹夢五色筆 王珣夢人與大筆如椽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綾筆授之 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 李白夢筆生花

天門

陳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捧日令帝吞之及覺腹中尤熱心獨異之

夢讖

初陳武帝即位夜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備位闕庭還宿於黃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北面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既覺爲宗範白之宗範曰五主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憂之至是溥尚存焉

徐陵

陳徐僕射陵母臧氏夢五色雪花爲鳳凰集其肩已而誕陵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人日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明之相

周宣占夢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墜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時皆不夢聊試卿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

神靈動君意形於言故吉凶與真夢無異又問宣
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祭神之
物故君初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
轆故中夢當墜車折脚也芻狗既轆之後必載以
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鳥集其兩拳以問占者宋董曰鳳
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直杖即
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

出集異記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群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

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

出獨異志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書卧北壁下夢兩童子遽

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

出談數

夢裁錦

蕭穎士少時夢有人授帛百幅開之皆足綉花又夢

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文華傑

毋旻

唐右補闕毋旻博學有逸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乎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出唐新語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

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後母抱問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出嘉話錄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挂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員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矣上歎異之

玉鸞投懷

張說母夢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

說果爲宰相至貴之祥

夢破軍糧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充廣客坊二百餘戶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飡豐盛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

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枷鎖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病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軍焉

出原
化記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浦貞元五年舉進士下第將游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覆姓不宜兩字爲名特爲改之何如署起請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署助著者曰吾慮子

宗族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于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作一亭名曰徵夢亭

竇質

貞元中扶風竇質爲京兆常荀同自毫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二及覺具言於常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狀服皆所夢也顧謂常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二環與之巫撫掌大笑常驚問之對曰昨夢一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酹錢二環符所夢耳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曰趙二姐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夢賜半臂

竇係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

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位乎後數日
果拜相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名秘家貧教授里中一日風雪暴至學
徒悉不得歸宿於陋屋之下惟竇公寢於榻夜深
夢見一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貴壽之極勉勵
自愛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隨駕騎一蹇
驢人稠路隘門扇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
驢兼搖其後方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
曰秀才以後莫忘驅進之功後得其子提携累至

大官富貴榮達

張轅

張轅自奉天尉將調時李舍人錡在浙西兼筦塩鉄
轅與之有舊因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夜夢一人將
官告至云張轅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
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
牒已行不受何為遂留之而去轅覺意惡之及見
錡具言將選告以乏用館之數日將辭去錡曰足
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
不敢讓因署昆陵郡塩鉄場官轅以職卑而祿又

薄強就之既至所轄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縣廢印也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除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河之僧曰使君莫怒予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問曰予為相乎曰無為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兼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也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

當何日去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厚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去具言夢中之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卒

文公夢神

韓文公寢疾召良醫進藥日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既寤而汗洽衾裯謂小君曰向夜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瞑目謂我曰睢遂骨稅國世與韓為讐吾欲討之

而不能如何我跪荅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
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李賀母夢

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圍建
白瑤宮以某業於詞召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
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
樂頌太

無以為念

元

元和四年南河元微之為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
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詣慈恩

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
里第命酒對酌甚懽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
梁矣命題一篇於室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
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
之書一函後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
頭也入慈恩寺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
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月日率同蓋所謂此有
所為也彼夢之者矣

公

李逢吉莊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言之公強之婢曰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兆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幾入相

芾詞

元和六年京兆芾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晝寢忽夢一人投刺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

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未有此故字者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明年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榜首初固言嘗夢着宋景元元和十年已後景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于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因褰衣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元固言自說於班行

出續定命錄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曹掾調授本官
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宣二日前忽夢一
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
見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
之禮貌甚整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女子不言托
疾而退
以家事
不是安
何用宣乃
將欲告退族人曰前日所夢一女子
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空已定退之
受之及秩滿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

移家河南周求便地一官將引家任又夢前夕女
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邑宣曰某已爲夫
人之邑令豈有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
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
盡今惟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
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
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
半年而卒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刺史錢徽被逐出

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且言王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知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

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為猷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

出逸史

鄭滂

鄭滂見流輩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嘆一夕忽夢及

第與常周方同年時常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太和元年秋常弘景尚書廉察陝州族弟景方赴舉過陝為改名周方滂聞之喜後果與景方同年又滂子溥言應舉時夢看榜上但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見鄉貫是鳳字至東郡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生次韻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太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書夢有人告曰廿年作襄刺史既寤因援毫以隱語記于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太三寤襄刺

廿年泊開成三年為御史中丞是後出入中外敷歷貴位佇升鼎鉉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云生人簿籍也崔問其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吏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明年果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謂妻曰昔夢皆驗今為刺史位止此矣當為身後

計俄除戶部郎不能會計出爲宣州觀察使至日
吏白舊例長吏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駕謁之既
到道路門巷皆如夢中所游處入門死然遂升堂
見西壁有畫著綠衣抱案之吏郎前夢中所見者
歸而怏怏謂其妻曰昔夢綠衣吏云合至此州刺
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不愈妻曰昔爲游客尚
獲佳夢今爲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
之其夕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疾尋愈幸毋憂崔
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爲此州偶然尔
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言訖

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行簡紀夢

長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
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
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
樂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
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
既至吏促張粧飾諸女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
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
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雙呼

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閒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

曰殆將死乎因卧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毋聽良久艷妝盛飾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止二盃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

熱又渴兼患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
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
不沾汚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于巾笥後十五
年爲吏部侍郎時方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
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
甌盃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食罷因請同舍外郎
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者二十餘人兩甌
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
遲陟先有瘡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遂
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瀝汗遣押

陟患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并案皆倒
正中此吏面及簿書盡汚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
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
差

出逸錄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子戴江西應舉忽夢新榜四十
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
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
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
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

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休于逆旅有自遠來者
 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
 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斯天啟也遂命相見濮陽
 執所業以進文理精奧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子
 戴與之朝夕同處大稱濮陽藝學於公鄉間人情
 翕然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
 痛力為營辦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
 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
 者夏首將關送于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
 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藉沛國劉伶河間向

秀今歲慈恩寺題名合以族望題畢楊間步塔下仰
 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出唐

關史

厲玄

唐厲玄渡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
 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韻縹
 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
 第聞及就試得緜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
 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爲
 葬婦之報林下詩談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嘗太廟行事携妓而往夢老人責之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覺而告人曰九十者賜我壽也封璉戲曰九十字乃行書卒字不旬日果卒

韓仲卿夢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憤少年風姿磊落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果得

子建集因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曾妻夢嫁

曾崇範之妻許聘數人其人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

冀公貴徵

王冀公微時薄游臨川寄食蔡叅政門館天寒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床耶即昇致戶外超驚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蓋之自此謹待冀公

夢鬼換眼

敕少時夢吏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十萬安第
一眼穀不應即以二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
後有善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
眼何後必不至大位

夢捧日

侍中韓公稚珪知秦州因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
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日者再不覺驚寤
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于春宮捧日之祥已
兆于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也

金填姓名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
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
應科舉忠憲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
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
金填之或謂爲應

仙府連名

元絳字厚之初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
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
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
日書奏列名三人偏旁皆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

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得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縮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絲葢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偶然者

楊宰夢中詩

楊循天聖中爲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日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不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

篋中夢頭

熙寧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豐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傳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夢項安節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

朝散郎

夢作銘詩

蘇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
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
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既畢進御
上極歎其敏又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
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
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繞繞雲輕
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
日又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

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
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
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
愠吏微咲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
此是喚醒他

夢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
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衙將
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
云是黃金縷且日後日相見于錢唐江上及才仲

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唐榭官其廨舍後堂乃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諾繼而火起舟尾狼狽走報家已慟哭矣

袁孝牀

袁孝牀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踰月不痊孝牀忽夢一老人謂曰子母疾可治孝牀問

其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壇見老父在焉孝牀迎至家如夢中見者取出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久之來謂孝牀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懷中探一篇書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于此君藏此書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牀跪受而別後孝牀寢疾殆將不救其家問後事孝牀曰吾為神人受書一編未嘗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其疾果愈後孝牀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

科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視神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閑別墅因晨起就中櫛忽有物墜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牀驚仆于地不語數日而卒月餘其妻因啓笥得老父留書尤餘半軸因開視之後空幾幅果畫一蛇盤旋鏡中孝牀之戚以元祐初爲太學生具言其事

夢語蕭灑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通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諸公前語如黃既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徃謝執政范右丞純禮

曰先公嘗守睦有蕭灑桐廬郡十詩桐廬真蕭灑也

青童夢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一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人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乃悟曰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

胡原仲白鵬詩

建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屆中塗夜夢對白鵬而賦長篇既覺但能記四句云惟余虛名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舜世終此若為閑念之不樂且起為同塗士友言以為方從事進取而得此詩前岐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為汲汲西笑也諸友強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用趙忠簡公薦教授本州誥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後恍悟前語宋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理司直秘書省正字引老乞歸特改京秩與祠祿後以

壽終

鍾世若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於柱顧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為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賦為題始默念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頤第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于天俯不忤於人等語患無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十一
它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
曰胡不用孔子不然天不尤人與飯䟽食飲水樂
亦在其中爲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
孔不怨尤飯䟽食在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不
與存焉書畢自喜爲得神助已考官閱卷批其卷
旁曰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實之首選洎揭榜經義
爲都冠鍾居次

趙鼎夢徵

趙忠簡公鼎初生時母夫人夢金紫備人入其室前
有贊引者唱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
見未幾而忠簡公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
合蓋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州而忠簡亦自四明
以散官置于潮州德裕明年貶朱崖而夢忠簡亦
徙朱崖而捐館俱壽六十二

徐文伯

宜黃徐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
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
午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
乃金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
引左手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

以白父兄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學諭遣
媒妁來議欲妻以女資裝殊不豐悟夢兆先告即
就其約遂登辛未科仕至柳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益字茂升崇仁士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盈
祈夢于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
下覺而甚喜謂異時科第巍峩當如張公既獲薦
以壬戌春赴省試其設案處有前人題張九成三
大字適當左右意必符昔夢愈益喜然是歲乃不
利益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升父國光尚賓嘗

夢空中挂巨榜一人從旁言曰此君家子孫及第
時賦題也杳茫彷彿不可盡覩僅識其末一美字
乃諭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牢記又作適
堯舜文王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數四茂升踴
躍至丙子歲旦拾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可愛私
念曰吾今年當免舉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場策問
及此耶於是精考錢幣本末廣爲之備丁丑到省
其賦曰無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首
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
踵爲儒家所歆豔惜其宦塗不大也

叔微異夢

真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樓陳間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榜中第六名遂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蕪美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李在太學以寇至守城得是舉夢神遣駛卒示以賦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夢覺不能記憶次夜

再夢且使熟讀遂記悉之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作賦題遂奏名後官至左通直郎

高宗夢兆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

錢唐事不偶然湖海新聞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爲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招之結課神祠中其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以爪搯黃手既覺手猶微痕自念若榜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餘顧簪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

選遂爲王婿得奩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初調南城尉爲人道此

青童送筆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王漢門外李篤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榜余氏子弟三預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陳玠售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稍厚將新所居門爲木工所欺

日趨於侈自門至堂一切更建輪奐整潔而膏腴掃空無餘其始從事於土木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於地而去蔡寤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俄登科十年後玠家益以貧以宅售於聶恰得二千緡

平陽王夔

永嘉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崑穴豁開祠廟赫然一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此今年舉人解榜士人偪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指之

曰此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荅曰彼不名夔判官曰須用改名乃可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用曰士子得失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肯改旬日夢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于三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如此我不要他改夫夢者以屢遭沮抑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差悞不堪用矍然而悟即書為夔一上中選繼登第於丁丑王十朋榜中

余程守婚約

余元量初妻張氏既沒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
縣程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爲讒口所聞
罷不成數月之後余別有所議夜夢先生董守約
持白紙狀一通示之展視見正中大書一程字其
傍小字數千如蠅頭未暇閱讀而董掣去曰欲報
汝只此無用盡觀遂悟明日詣董言夢董於是事初
無所豫又平生未嘗與人作媒妁指爲荒忽杳茫
之談但相對一笑而已既而程姻復尋盟始悟守
約者若令守舊約也神假其名以曉人云小字者
疑紀其一生休咎故不使得見耳

夢抱一兒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隨侍入蜀在漢川夢至
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霄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
對盛服玉帶風格清奇訪其左右此何人曰帝王
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秉笏者三十
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
兒可數千萬計一吏曰此貧弱之子孫也汝可於
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
言甚喜遽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
愚魯不解事益耒處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

二年監左藏封樞庫爲同官說此

林子元

福州閩清士人林子元屢應鄉試未登名淳熙十三年夢人謂已君欲薦送當俟賢兄來帥七閩可也朋友或知之每相會輒戲之曰令兄已開藩否林亦絕意榮望至慶元年秋試畢適報宣城守林蘊之鎮閩喜謂其友吾兄字待問正與新帥名同鬼神不吾欺吾刻日以觀吉報耳洎九月二十四日揭榜林果以詞賦居首選乃驗士子得失罔不偶尔

黃若訥

黃若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宿旅邸一室逆旅主翁夜夢黃龍外至以爪扶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爲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具茶湯爲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不敢翁退復遣二兒來背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遭黜黃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徃扣之卦成

南曰好命只是事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
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
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
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而正月在禪制
中計無由可及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
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兼程而往於大院
期已不及鄉人爲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
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漢卿丹桂

齊三傑爲士人時習業於靈芝之門東桂林野圃淳熙

十六年當科舉之次歲數輩朋相約結課於中有
張宗臣者夢異人持一花餅貯丹桂三枝從外入
張首見之趨至前曰漢卿求一朶異人取以付之
曰若余子則未可張覺而喜甚以告諸友滿意有
折桂之望及秋試揭榜齊獨預薦明年登科蓋張
之名齊之字同爲漢卿造物固寓意以戲張也

黃五官人

紹熙辛卯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
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某里某巷居者是已既
覺茫然不曉其旨翌日採薪于山果得錢蓋俗工

種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十五
所鑄符篆相屬者未即送夢前人告曰吾向時託
汝送龍錢黃五官人何得遺忘當即送之若不如
吾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懼此錢爲祟送往彼處所
謂黃生者名竝捧接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
化也未幾赴府請解竝習春秋已爲考官所黜同
院建昌教授危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實諸待補
小榜而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收乃携謂
本考官曰舉人燈窓勤苦一戰殊弗易亦可深惜
其人曰一時謬誤非君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違恤
其它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燕病寘于待補之冠而

以竝居第三竟登癸丑第

黃溥夢名

崇仁黃溥初名某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
報榜人至亟出視之惟着燕服不類走卒狀而二
兄皆白袍列立黃詢仲兄曰得者爲誰曰汝也名
爲何曰溥而識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從擬欲
用普字而未決冬十月宜黃李元功來訪之喜而
語曰疇昔之夜夢人持解榜報予長子預薦書崇
仁唯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曰李君之
夢豈造物欲替吾溥字之疑耶次年更此名請舉

科史彙編 卷之三百之三
遂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

右十事臨川劉君所記夢兆錄

兩黃開登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用累舉免解而以紹熙登癸丑科調湖口主簿其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祈夢於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朵黃花擘擘開寤而大喜欲改名擘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投欲為開又惡犯南城夢高它日慮將踴蹬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里居聞夢高不祿心大惡之每書名只作闔字至丁巳之冬亦卒有

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朵黃花擘擘開者葉而不實之義也神其戲之耳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逢丁可則及第矣覺而改名爲逢是歲秋闈不利乃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兩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雖切自喜然度其調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衡鑑之下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缺家右漕使念其貧穠爲常州考試官逢洒然自慶知必中程而

可於貢院被病先出逢大失望迨揭榜乃在選中
後謁謝主司諸人皆言丁主簿臨去時手持一卷
屬吾輩勿遺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主不
暇為它人計適點檢一試卷犯諱當黜倉卒難覓
遂以充數蓋吾子也逢始以昔夢告之

正郎鼻

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
尖而小乃削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
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
人多陰德當位宰相柰貌陋何鬼請為作帝王顏

數日一相士邂逅于門外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
相也必大驚服

卵生

楊大年母章氏夢羽衣人自稱武夷仙託化既妊而
誕則一鶴雛也舉室惶駭令棄之江其季父聞而
追之既及江濱鶴已蛻而嬰兒具焉猶餘紫毳尺
餘幾月乃脫見本傳昔徐偃王外生大年其亦外
生者歟

秀才祈夢

一秀才祈夢於九鯉湖卜其前程有無遠大夢見一

女子戴一笠左手掌寫一無字其人莫之辨且懼其前程之無也竟以科甲顯歷官御史中丞見前面坊牌安撫二字迺知前夢者官職之徵也後果止於中丞

馬亮

馬亮知江寧府將代夢舌上生毛有僧解曰舌上有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黃平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影而止索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訃至

潛居錄

鄧山房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三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責其具軍令狀使無泄后謂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將兵且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於南高峰頂為膳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道觀

陳文龍

陳文龍興化人度宗朝狀元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生縛至杭幽於太學側猶兒橋巷初文龍入

太學其守土之神岳侯也一日夢神請交代意恒
悒悒既而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
守鄉州又夢神通書前曰交代後書年曰至元
心甚愕之未幾國亡身俘至杭病亟適故人趙有
得來嘖語以前夢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
大數也乃宋未亡之日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
哉吾今必死於此爲太學神前夢不虛也數日果

卒

釋史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

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
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至德祐二年宋亡至
元十四年爲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季迪二夢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
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
得於恍惚吟嚙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感焉近
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囑之曰
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
太守魏觀嫌府治反居衛之右手不稱文東武西

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 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為太守作上梁文併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為魏觀客辭歸悒悒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為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為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即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藕對

國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語云七竅比干心如是一者數次翌早言夢兄弟不殊未詳

其義時五月兢渡生儒俱出上河遊覽唯兄弟篤志不出偶 太祖微行至號舍見生儒俱出獨聞一號書聲入舍二生驚懼 上喜見書案上有藕一截 上出一對命二生對曰一弯西子臂兄弟齊應聲答曰七竅比干心 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選兩御史

士人祈夢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有告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為義為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

荒亡爲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大悅即擢禮部侍郎夫一對之間而官階超擢已預定如此人勞心營營以求獲者何益哉

馬狀元夢

狀元馬鐸少時夢中有語之者曰雨打無聲鼓子花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舉進士誌高才鄉會皆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怏怏爭於上前上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馬即對以夢語而誌思竭不能于是得

賜狀元

唐殿元臯

唐殿元臯歙縣人彭總督澤陝西人彭嘗過歙造越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臯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臯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盡宥之臯又嘗禱於九太子廟爲箕卜箕云青草流沙六六灣莫知其義後臯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王出對令屬之曰黃河濁水三三曲臯即以箕語對其王大駭賞

又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郎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俱有諷刺意而荅常勝所以爲奇

夢宴鹿鳴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坐者皆素服不簪花爲諸朋輩言之咸以爲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太皇太后崩詔至明日鹿鳴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有如此

文唐夢壽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爲温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卽是歸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解木共得枝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解乎老人曰不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荅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卽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元也嘗往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者誦其詞百年強半來自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

其年亦五十三矣

鄭啟謨

鄭啟謨有聲于時祈夢於九鯉湖夢神語曰待雙門
變成海汝當登科啟謨以雙門在藩司前衝要之
地豈容成海神戲吾耳後無錫石沙王公按閩善
隸書偶于雙門之上書海邦都會四字啟謨竊喜
果於庚子科發解

楊惟聰

楊惟聰固安人幼隨父長史赴任讀書每膳具必至
毋張氏問其故則曰恒聞耳邊語狀元可食飯長

又夢在京崇文坊迎金字辛巳榜狀元牌來叩何
往曰送與固安楊秀才竟而竊喜但疑非是歲廷
試已卯庚辰惟聰鄉會連捷 武宗南巡果辛巳
中狀元官至光祿寺卿兄惟傑後二科亦中榜眼

張郎中作獄神

南京刑部獄中所事土地之神凡三一曰刑部土地
一曰司獄土地一曰某土地相承如此不知其所
始正德某歲本部郎中張君明夢入獄中有金紫
二人巍然並坐見張來起而相揖甚恭夢中亦省
以為土地神問之曰二公必某某二尊神與同聲

曰然曰尚有一公何在二神曰今方缺席正幸得公耳張跼踖曰某無能幸為吾他請得除感荷誠深二神曰吾二人正以君剛正明白喜諧所請復何辭張曰然則當在何時曰暮年耳張驚惋而悟至明年之秋張曰今日殆不免乎沐浴衣冠奄然而殆

方公誤名得第

黃州方公任嘉靖壬午秋闈不利歸與其友人徐相楊森結茅赤壁旁誦讀為進取計一夕楊生夢巨艘行江中揭榜浮水上上書再取一名方仁寤以

語方請易名仁以厭其北方曰名父命也且有成數請辭乙酉秋闈鄉試文場揭號圖任悞作仁方走白當道頗有不豫色一友忽曰子得舉矣不憶往時夢乎且丁酉納音水也方喜是秋果得舉壬辰會試禮闈方與友飲酒闈方自負曰昔夢云再取某當再中今年壬辰又值水但號圖誤書仁則無此理既又謾語曰圖不誤某不入試至視圖果再誤作仁遂獲選南宮

夢報大魁

于忠肅公葬于西湖六橋之南立祠於蠶神甚靈感

凡祈夢者皆有奇驗隆慶丁卯東杭有鄉民逋于官計不知所出往邨于公夜夢小鼠戴一笠未解復邨之公夢曰明晨有羅孝廉以紅氈裹囊而來此春闈狀元汝可預報即以夢邨自明矣鄉民如公占候於途時會稽羅萬化以祈夢至果以紅氈裹其裝鄉民即長跪請曰相公得非羅姓否萬化恠而詰之鄉民曰相公果姓羅則來春必大魁神已有旨不必再祈矣第小人有夢惟相公占之羅曰鼠戴笠帽乃一竄字汝宜逃矣羅心甚喜不宿而歸旋中戊辰狀元

張韓窮通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為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韓餅家覺之疑索於枕金亡矣躊躇太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觴之舉一錠分為四各裹餅中臨行贐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

者乎遂之韓韓主笑而易之嗚呼四金張故物也
三矢矣而復一猶不當有盡歸韓韓張之窮通何
頓異豈非分定故耶是乞人也天使之也張業商
所獲自艱辛來且不能錮留世有不義之獲其可
享耶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
命舉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
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後於嘉靖壬子
鄉薦寶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
枝至壬戌春榜中二十七名而申相國名次之殿
試居首果在狀元頭也

漂母夢

趙栗夫寬赴會試禱于淮陰漂母祠夢母以丸藥令
吞之得會試第一豐五溪廙之北上也亦禱於母
且舉栗夫事祝曰神不欺趙豈肯誤余與一友同
卧中夜夢人啖一丸藥大如龍眼公憐其巨劈爲
二吞焉明且以告友友曰子必第二名及會試乃
在百名之外自謂不應及殿試公已定狀元以足
疾降爲第二乃知一丸分兩之應也神矣哉

十八歲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初赴試春闈至京師投寓舍其家人竊視之曰是此人也主人因延問公今年幾何荅曰二十四歲矣主人唯唯公疑之詢其故乃曰夜來夢人報我曰明日十八歲尚書至宜禮待之今公至適符所夢但年歲不同耳公躍然喜曰吾姓李十八子非李字乎主賓洽甚後公位果至太宗伯云

代作同登

中州士人周冕知名士也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

曰汝若中時須待魏尚倫同中周覺而求諸庠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入學問其業憤然自謂無復望矣其年周君失科舉挈魏同告考周爲魏代草兩人同得入試仍加幹旋得同舍三場俱周代其年周中本房第一而魏生亦登科周至撫仕魏亦至縣令云

莫狀元

兵部郎官莫卞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曰儔後二十四

年儔作大魁

館俸前定

南城劉夢林一夕夢至一所而石榴樹下獲錢千緡
自念何以至此未幾戴某延教子姪歲俸百緡入
齋見庭前两榴樹宛如夢中館凡十年其俸却及
千緡後登戊戌第而云

發解徵祥

彭綱清江人初遊鄉校秋試前數月里中病者祈仙
降筆云天上名將就蟾宮桂已香吟成二十字相
贈綠衣即可送彭解元病當愈人未之信也尋與

十餘人求夢於玉笥山神殿廡爲衆所占宿於牡
丹亭下達曙無夢旦而衆起皆曰夢一神人過而
歌云牡丹亭下百花魁豈亭下有人耶綱聞之即
整衣去或云是彭氏子也已而綱果發解第一舉
進士至雲南僉事致仕有雲田詩集行於世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夢人告曰須用三盃水煮過言之
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蕈來大如扇曰
得於後山樹下僧喜即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踰
時皆乾蕈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

憶昨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斫所生處才二尺
見一菜花蛇蟠穴內已死腐而口中猶出氣正蒸
薄於上遂成蕈傍有小柈甚多村民采食之一日
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此厄夢之靈如此

